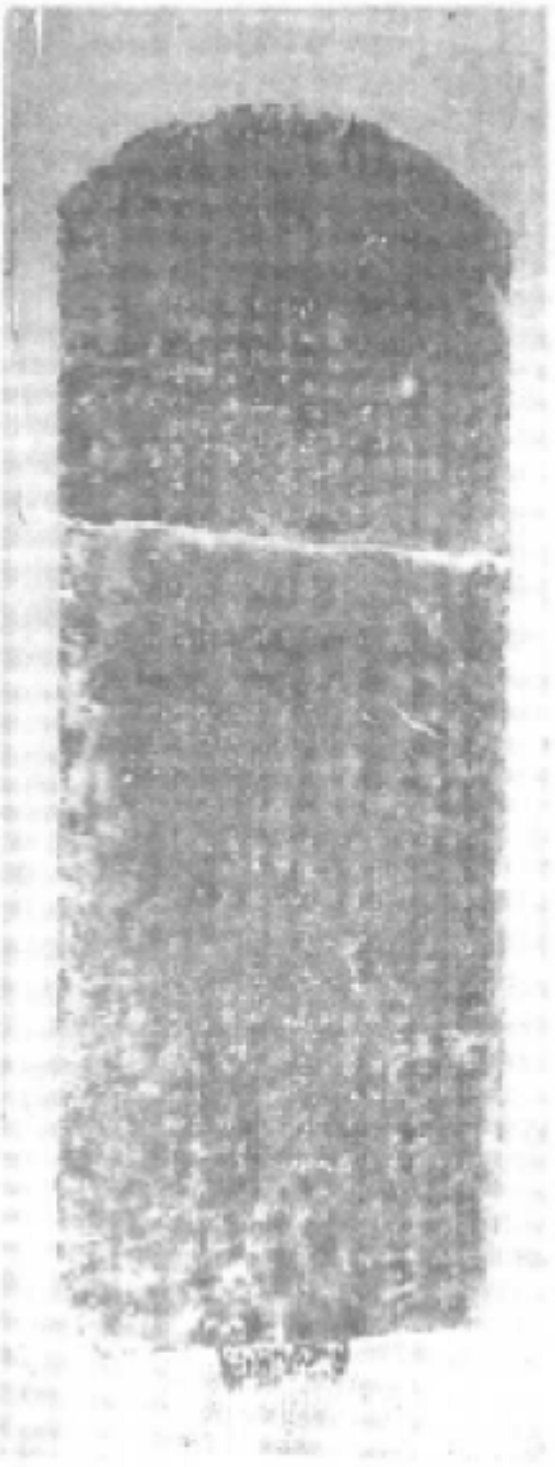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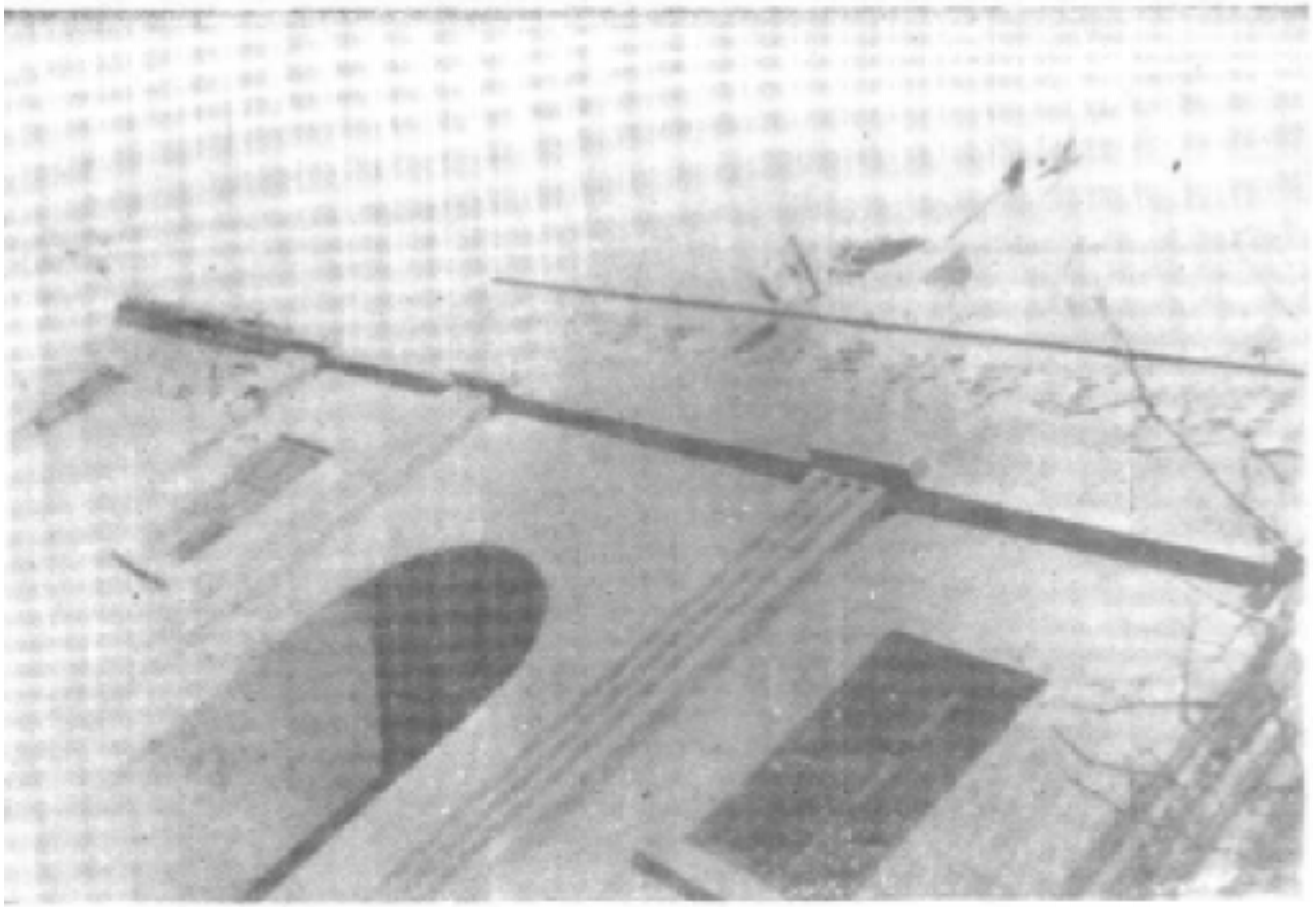




▲ 唐有为写的对联

◀ 赵孟頫书仕女图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郑州铁路中学大门



◀ 举力近照

目　录

郑州的来历……段宗三　（1）

冯玉祥先生给我画“老汉骑驴”……吴惠民　（3）
克复郑州的回忆……贺祥之　（8）
日寇在大花庄、北李庄之残暴烧杀……时从周　（12）
农民抗日烈士赵继……曹弄疾　（20）

我所知道的军统豫站……谢梅村　（23）
张人杰被刺的经过……曹弄疾　（49）

郑州日本领事馆特务活动败露记……穆醒夫　（53）
我所知道的日本领事馆特务案……宋鸿年　（56）

营救美国驾驶员克米尔顿……张　良　（58）
营救美国驾驶员芮德……郭丙申　（60）

对豫丰纱厂的一段回忆……郭春则　（61）
我所知道的豫丰纱厂工会……张子健　（67）

郑州解放初邮局改作与印制邮票……刘昌源　（71）
资本家毛虞岑的发家史……郑幼池　（76）
郑州药材、骡马大会的兴起……孙立吾　罗运隆　（82）

忆郑州扶轮中学……姚广先（85）
梅花拳与我的武术活动……郭　力（114）
寇运兴老师在十一届奥运会上……郭　力（138）
我父亲寇运兴在十一届奥运会上
……寇耀先　寇凤仙（145）

从一幅对联谈康有为……魏树人（147）
蒋介石游中岳……毛汝采（151）
少林寺古今……登封县政协文史组（169）

蒋介石张口结舌……王东保（177）

民国至解放期间郑州地区行政长官一览表
……李荣家等（179）

郑州的来历

段宗三

史传轩辕黄帝的父亲少典为有熊国君。有熊在今新郑。殷时，“帝中丁迁于隞”，隞在荥泽。殷人筑商城，商城在郑州，今有遗址。周武王克商，封其弟姬鲜于管，是为管叔。管在今郑州，史称管城。周成王时，管叔鲜叛周，周公东征，诛管叔而废其国。

周宣王狩猎于圃田，圃田在今郑州东南。宣王封其弟姬友于郑，是为郑桓公。当时的郑国在棫林，棫林在今陕西华县境。周幽王失政，天下多乱。郑桓公为幽之司徒，深得人心。郑桓公见天下将乱，乃取虢（东虢，在成皋）、郐（在密县）十邑之地，东徙其民而居之。其后，犬戎叛乱，杀幽王于骊山之下，郑桓公亦死于难。幽王子平之被迫东迁于雒邑，是为东周。郑桓公之子武公佐周平王东迁有功，乃据虢、郐十邑之地而国之，定都新郑。这就是春秋时期的郑国。新郑或即对旧时棫林的郑国而言。

北周时，在郑地置荥州，旋改为郑州。有人认为，隋开皇三年始定名为郑州。

据1916年《郑县志》卷二第二页记载：“周封管叔于此。成王时以流言废国。至平王东迁，郑伯从王寄帑于虢、郐之间，徙都于今新郑。”又说：“郑自西周棫林即今陕西华州，徙居为郑。北郭又名东里，郑子产所居”。“后周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荥州，寻改为郑州”。

辛亥革命之后，1913年改称郑县。1928年冯玉祥督豫，曾有一段改为郑州市。1948年10月，郑州解放，复又改为郑州市。1954年河南省省会由开封迁此。

1985．6．25

冯玉祥先生给我画“老汉骑驴”

吴惠民

一九四二年二月抗日战争时期，冯玉祥先生在重庆寓所，用墨笔随手给我画了“老汉骑驴”一幅画，并在画的右上部题打油诗一首：

“人家骑马咱骑驴，
甘心乐意自找的；
只要打走日本鬼，
不论如何都欢喜；
那时我们去种地，
我们也是笑咪咪。”

上书“惠民同志留念”下书“冯玉祥一九四二年二月”

冯先生为什么给我画这幅墨画，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军进攻郑州。当时守河防的是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是孙桐萱。这个部队是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旧部，也是蒋介石长期迫害企图消灭的势力。日军突破河防时，第三集团军也曾激烈抵抗，后被迫退至郑州南郊。郑州沦陷，三集团军总司令部从郑州市区陇海花园退迁到密县曲梁镇。当时孙桐萱背患大疮，卧床不能行动。那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卫立煌，副司令长官是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系蒋介石嫡系），战区司令部设在洛阳。当郑州失守后，洛阳扬言“孙桐萱抗日不力，将郑州丢掉了”。汤恩伯部的第十三军借故从洛阳一直布防到登封以西。截断孙桐萱退路，要

退就要解决他。汤恩伯并以战区副长官的地位截留供给孙桐萱部的饷弹，甚至有些因公去洛阳的三集团军军官也在路上被扣。黄河以东是日本占领区。这时南京汪精卫汉奸政府已经成立，伪政府军总司令孙良诚（原冯玉祥部将领）曾派密使到曲梁镇向孙桐萱劝降，让他把部队拉向河东，保存实力。在这样处境下，欲战不能，欲退不得，孙桐萱就把我召去，让我去重庆向冯玉祥副委员长汇报情况，请求指示。孙桐萱为什么派我去见冯玉祥先生呢？这需把我和冯先生的关系交待一下。

一九二八年在河南我有机会认识了冯玉祥先生，一九三〇年我参加过冯玉祥先生在北京召集的反蒋扩大会议，一九三一年又参加过冯玉祥先生联合李宗仁、陈济棠、孙科、汪精卫等在广州召集的反蒋非常会议。由于这些原因，我和冯玉祥先生相识，关系比较好。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期，经冯先生的介绍，我曾在第一战区三十四兵站医院任职，一九三九年春又经冯先生的介绍来到郑州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的上校秘书。这时三集团军直辖三个师，二十师、二十二师、八十一师。全军都负责把守黄河，西起花园口，东南经扶沟到周家口，有七百多里长的河防。河东、河北都是日本占领区，河西是国民党统治区。商人过河走私，要收税罚款。因此，孙桐萱也借把守河防之机弄到一部分钱。孙桐萱想拿这笔钱办些好事，设立一个学校，一方面解决官佐子弟和一些抗日流亡青少年上学问题；一方面想为自己部队输送一些下级骨干；同时还可留个好名声。冯玉祥知道孙桐萱的想法，就介绍我去帮他办这件事，我于一九三九年三月间来到郑州，任孙桐萱的上校秘书，专职办学。是年暑假成立桐萱

中学筹备处，次年暑假开始招生，设初、高中两部，学生五百多人，校长为孙桐萱，我任副校长兼校务主任。

一九四一年十月四日，日军突然强渡黄河，孙桐萱部队抵抗不住，牺牲很大，被迫退出郑州。孙桐萱叫我连夜把桐中萱学学生带出郑州，经密县到达登封，在嵩阳书院及会善寺继续上课。

学校开课不久，孙桐萱派人把我从登封叫到密县曲梁镇总司令部，向我述说当时他的困难处境，他给冯玉祥写了一封信交我带到重庆，向冯先生汇报情况，请求指示。我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底到达重庆，在重庆上清寺康庄寓所见到冯玉祥先生，呈上孙桐萱的信，并汇报了孙桐萱的处境情况，冯先生亲笔复了信，并将信的内容告诉我说："你回去告诉孙桐萱，他当前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整饬部队，爱护民众，努力抗日。只要积极抗日，部队牺牲了也光荣，孙桐萱本人牺牲了也是抗日英雄，万古留名，此外别无出路。"临行前冯先生在一张练习书法的方纸上，用毛笔给我亲笔画了一张"老汉骑驴"画，并在画上题了上述的六句打油诗。题诗后，给我解释说："人家骑着大马（暗指蒋介石），我自愿骑这小驴，日本鬼子不打走，骑大马也好，骑小驴也好，都是亡国奴。只要大家齐心努力，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不当亡国奴，那时我们回家种地也高兴！"冯先生对我当面解释训教时，我有感于冯先生的抗日壮志和爱国主义精神，想到祖国大好山河，亿万人民惨遭日寇践踏杀害之情，曾经流泪不止。迄今思之，仍深痛感！

一九四二年二月我带冯玉祥先生的复信及墨画由重庆回到河南洛阳。因黄河铁桥被破坏，日寇一时打不通平汉路，

郑州难以长期固守，被迫撤出郑州，郑州暂时处于稳定状态。[illegible]看一时消灭不了第三集团军，又看准守河防是个发大财的大好时机，就以战后整训为名，将第三集团军调至宜阳，汤军接了河防。这事我在重庆时已听到了。因此，我到洛阳下车，火车刚停，国民党军统局河南站的科长王普庆即将我挟持到洛阳一旅社(平原旅社)，王问："你从重庆回来都带些什么？"我打开皮包将冯玉祥、贺耀组、张之江给孙桐萱的三封信及冯先生给我画的老汉骑驴画拿出来让王看，王说："还有别的东西吗？"我说："没有了。你不信可以搜！"我即解扣，王说："我相信你。"没有搜查，即让他的随从将信件内容及冯先生的画和题诗全行抄录下来。将原稿交还我时并威胁我说："见到孙桐萱不要说我们查抄的事，以后有事与你无关，否则你要负责。"以后我得知，冯玉祥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虽名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实际上一点权力也没有。由于冯先生主张积极抗日，他的夫人李德全又是进步的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经常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有来往，冯先生的子女有的是共产党员，在西北五原誓师前他又去苏联考察过，因此蒋介石对他早有戒心。名为军委会副委员长，实际上早就是军统特务机关监视的对象。一九四一年我去重庆晋见冯先生的往返行止，也早在军统特务们的掌握之中。由于这些原因，我从洛阳回到宜阳见孙桐萱复命，交了冯玉祥先生写给他的回信，并将在洛阳遇到军统特务搜查的情况，如实作了汇报。然后我说："总司令！我要回郑州去给基督教会办学，你这里我是不便再待了。"孙桐萱劝我回登封继续为他办铜营中学。并说现在各师要成立政治部，我已向重庆军委会电保你担任我部第二十师少将副师

长兼政治部主任。我说，谢谢总司令的好意，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是个挂了号的反蒋黄埔生，军委会决不会批准我担任军职的。孙桐萱让我等一等。十多天后，重庆军委会的批复电回来了，电文中委派黄埔三期学生姚秉勋为二十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委派我任二十师政治部上校副主任。这时我对孙桐萱说："姚秉勋是蒋介石的皇牌追随者，我决不能在这里任职，如继续待下去，将会出现问题。孙桐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允许我离开，前去郑州基督教会工作。我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到郑州担任基督教国际救济会难童职业学校和圣德中学校长。我走后六个月，孙桐萱就被蒋介石的军统局逮捕，用飞机押送到重庆"土桥监狱"拘留。第三集团军番号撤销，部队改编为第十二军，由原八十一师师长贺粹之担任军长，划归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指挥，以后受到蒋介石、汤恩伯的残酷迫害直到消灭。

一九八三年我在北京碰到一位与孙桐萱有关系的刘建增同志，据他说：解放时，孙桐萱才被解放出狱。后到首都北京，蒙周恩来总理接见，安排在"政务院"任参事。一九七八年在北京病故。《人民日报》曾报导过为孙桐萱举行的追悼会，称颂他在抗日战争中抗日有功的消息。

抗日战争终于以日本投降结束了，但蒋介石阴谋破坏国共和谈发动内战，冯玉祥将军不参与祸国殃民的内战，坚决走造福人民的另一条道路，毅然弃官出洋，实践诗中"只要打走日本鬼，不论如何都欢喜"的意愿。

诗画原件"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遗失。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注：一九四二年底一战区长官由蒋鼎文接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克复郑州战役的回忆

[贺粹之]

一九四一年秋克复郑州时，我是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八十一师师长，直属第三集团军的十二军。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兼任十二军军长，辖二十、二十二、八十一三个师。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我八十一师驻防新郑进行整训，我每集合官兵讲话，都着重说明日寇对我中华民族进行疯狂的侵略与掠夺，我们要果敢地坚持正义，抗战到底。因为我军掌握再再有利的客观条件，如尽人皆知的天时、地利、人和等等，故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并常以一九三九年我八十一师在豫东游击战每战皆捷，迭受嘉奖，获得年终总评为全国正规军的游击战第一名，堪称借鉴，来教育官兵。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平型关大捷（附注一），中外共钦，更是认真团结一致抗战的典范。

日寇一步兵混成旅，内附骑兵队和机械化联队约万余人，并配属空军数队，于一九四一年中秋节前夕，由开封方向进犯郑州。主力自中牟，一部自花园口，两路分别强渡黄河来犯。当时我军由二十、二十二两个师防御，均遭敌强袭猛攻，被迫后撤至郑州附近的东西之线，郑州垂危。农历八月十四日上午九时，孙桐萱总司令以万急电话，命我率师驰赴增援。我马上集合部队，由新郑急行军向郑州方向出发。同时将全师病号，派军医人员送许昌后方医院疗治。待部队到

达郑州，即于当日下午六时接防完毕。新郑距郑州为四十二公里，当时条件，部队行军要求每小时四公里。我们凭籍贾鲁河之障碍迎击敌人之攻势。惟正面我补充团（附注二）遭敌强袭重创，官兵伤亡百余名。后探知二十、二十二两师沿郑州向西向南陆续先行后撤，延至黄昏，我奉命转移进到郑州西南黄岗寺，知郑州暂时放弃矣。总司令部由陇海花园迁移到密县曲梁镇，二十、二十二两师撤至郑州南郊十八里河以东以南地区，形成护卫总司令部与敌人对峙的局面。

我八十一师到达黄岗寺，即以纵深配备的部署，将二四二二四三两团控制于黄岗寺附近以东师部左后方，为机动部队。以二四一团的一部专守寨内，主力在黄岗寺寨外，配属师工兵连，乘敌未到之前，抓紧构筑攻势防御阵地，并加强巩固，准备迎击来犯之敌。农历九月上旬，我命二四二，二四三两团选拔近百名敢死队员，分两队游击郑州方向之敌，据知其行动迟滞。九月十七日午后，日寇开始向我炮击，掩护其步、骑部队数千人向我攻击前进，但在我强大火力网前，前进迟缓，直至黄昏才接近我阵地前沿。部分敌人（约百名），强攻进寨，与我寨内二四一团第一营发生巷战，展开肉搏。我除令该团团长刘本传加强信心坚守外，即率师部手枪连赴前线督战，并命二四二团前来黄岗寺增援，以便调整寨内外的战斗力量。继命手枪一排，绕敌后侦察敌后虚实。待翌日刚刚拂晓，知寨内顽敌尽歼，寨外敌部受重创所阻。当时虽知寨内我营长董万选受伤，以下官兵亦伤亡数十人，也在所不计。又命二四三团急赴黄大岗寺，乘势大举出击反攻，在黄岗寺西门外当场击毙日寇佐（即上校）小林联队长及其以下官兵百余名。我从小林图囊中的文件和地图的标志上，确知敌总指挥官为鲤登少将，其

指挥所设在花园口以南之独立大庙内，被溃败之敌向柳林、西黄刘一带撤退，且战且走，大部以独立大庙指挥所为逃窜目标。另一部残敌逃向邙山头。我迅速跟踪追击北窜之残敌，于当日午后四时尽歼于大庙附近各村庄内，包围鲤登于大庙中。当日午后我抢获敌机投下的掷信筒一件，内装鲤登指挥部的少校参谋给鲤登战斗要报简略要图一纸，汇报其竭尽所能抢救鲤登少将脱险，并指明逃窜的方向与目标。因此，我按其逃窜的方向，沿途埋设伏兵，待机猛袭鲤登及其护卫之残部。正值此时，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令我活捉鲤登，因此只得马上停止枪炮射击，尽量缩小包围圈。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也由二十师抽调一团兵力弥补包围圈之空隙。直至黄昏，敌因抢救鲤登，空投伞兵数十名，加强其护卫队，同时对岸十数门重炮齐发，并以数架飞机投掷各色照明弹指明逃脱方向，和登潜艇之目标，掩护其逃窜。在逃窜途中，被我沿途伏兵阻击，鲤登再次受伤，至新乡一命呜呼，就地开了追悼会。后日寇报刊登载，又在开封开了追悼会。

当我先头官兵进入大庙内，只见留有电话机一部，血迹斑斑的军装数件，字纸灰一堆，墙上挂有黄呢斗篷一件，即鲤登之物。此次战役，我八十一师由黄岗寺出击到顺利完成反攻任务，共两天一夜。战果是：1、伤亡日寇总指挥官少将鲤登；2、击毙敌小林大佐联队长；3、经清扫战场，掘出敌人尸体三百余具，其中黄岗寺寨内外二百余具、独立大庙内外约百具；4、战利品：步枪、马枪、手枪共百数十枝、掷信筒及通讯犬各一只，战马数匹，迫击炮三门，电话机四部，电话线若干米，帆布舟、降落伞、帆布筒各十余件，鲤登黄呢斗篷一件，小林联队长图囊一件，内有郑州军用地

图，作战文件和八倍望远镜一架……。总司令孙桐萱让集合一起，照了像片，即全部转交一战区长官部。

附注一、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我在豫东进行抗日游击战时，从太康县陈四寨一乡民家中抽屉内的小抄本上发现，宋庆龄、李宗仁、孙科等各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祝贺八路军平型关大捷。阅读之余，顿感十分激动和高兴，印象极深，独惜国民党中央始终未发表耳。

附注二、

八十一师补充团系新编制，装备训练均差，且始终驻扎郑州，由总部直辖。因此，当郑州情况紧急时，未通知我，即由总部调至前线的正面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八日

日寇在大花庄、北李庄之残暴烧杀

时从周

位于郑州北郊的北李庄、大花庄，两村相邻，在我们小营村东北，相距约九里路。我十三、四岁时，在北李庄上小学两年，所以在这两村有不少同学、朋友和相识。一九四一年秋日寇侵犯郑州，在大花庄战役中，两村遭难人数最多。几十年来关于敌寇当时的凶恶暴行，时刻不能忘怀。今年夏天因写志书需要，我两次到北李庄、大花庄探访幼时的老师和同学，并进一步了解到当年日寇在两村残杀的实情。三、四天时间，先后访问了十多位同学老友，他们大都是当时的身历目睹者。几次相与深谈，现将记录整理如下：

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蒋介石政府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九日晨黄河泛滥，大水改沿贾鲁河旧道，流经中牟、尉氏而东南。日寇一时被隔于黄河以东，郑州得暂免沦陷。当时蒋军败退，郑州地区一时无重兵驻守，直至冬初，始有孙桐萱部第十二军，调来郑县，沿河驻防。孙部有八十一师（师长贺粹之）、二十二师（师长张澍民）和二十师（师长周遵时）三个师。后合称“第三集团军”，孙桐萱任总司令兼军长。孙桐萱军部驻郑州城东北隅之城隍庙（当时为职工学校），后转到陇海马路。三师官兵轮换驻黄河边守防，并查缉私运，收受贿赂。这时，敌人为扩大南方占领区，不暇渡河西进，郑州未致沦陷。

一九四一年九月间，孙部二十二师轮守河防第一线，沿黄河新道自京水，逶迤东南至圃田附近，分驻沿河各村庄（该师师部当时驻祭城乡金庄）。第二线驻扎贾鲁河（黄河新堤）之西枣园、磨李、小孟庄、南李庄等村。八十一师和二十师均分别驻郑州城北及东南郊、迄新郑一带，定时轮换防守。因数年苟安，沿河前线军纪松弛，疏于警惕。十月一日夜（夏历八月十二日），日军由琵琶陈偷渡黄河，二十二师某守备连士兵虽曾两次报告，而连营官长以为"奸民走贩私货"，不作紧急措施，未予阻击；时近午夜，敌军登岸已多，在琵琶陈发炮开枪，村民被打死多人，这时人们才躲避到田禾间。未及两小时，该村守军溃逃。（据村民传说：二十二师某营事前接受奸人贿赂，故不严防堵击，致河口失守）。附近村民向西南薛岗、大花庄一带逃奔。当时天色未明，军民相杂，敌人枪炮射击，喊声、哭声、枪声、坦克声，震闻十数里，死亡无算。十月二日（农历八月十三日），天微明，敌军到达大花庄，此时有八十一师×团第三营吴营长，奉命率部到河边接防，在大花庄之西北北李庄以东与敌隔贾鲁河激战。敌军续增，在大花庄大肆屠杀，吴营坚守大花庄桥头，毙敌逾百人；后白刃相接，该营长负伤，腹破肠拖，复与连长某，夺回机枪一挺，毙敌二、三人，战死于桥下。激战中有农民相助，北李庄农用大锄、铁钗均被该营士兵取作武器，肉搏相持，敌军不得过桥。午时，另股敌军向桥东南三里许之小孟庄、枣园等村进扰，驻防该村的二十二师守军两连败退，敌越过贾鲁河堤，由小孟庄、南李庄、小花庄，占据磨台岗，包围北李庄。下午一时许，"国军"运输人员被炸死于祭城之西，弹尽援绝，吴营全部壮烈牺牲。敌人桥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